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
第三十五回 謁撫院書生受氣 遇貴人會黨行兇

卻說李梅生要開學堂，毓生也覺得這注生意好做，梅生請他付六百銀子寄到東洋去置辦儀器，毓生不肯，道：「我們且收齊了學生，這個可以慢慢置備的。」梅生見他銀錢上看得重，未免語含譏諷，自此兩人就意見不合起來。可巧那天店中伙計約會了出去吃館子，只剩了王、李二人在店中。毓生急急的要去出恭，托梅生暫時照應店面。忽然文會堂送來一注書帳，是三百兩頭一張票子，梅生連忙收下，代寫收條，付與來人去了。他見毓生尚未出完恭，袖了這張票子便走。毓生出來不見了梅生，只道他近處走走，那知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。天色將晚，店伙全回，還不見梅生到來，很覺有些疑心。查點各物，不曾少了一件。開櫃把銀錢點點，也沒少了一分。心中詫異，開出他的皮包，卻沒有多餘的衣物，只幾件單洋布衣衫，被褥雖然華麗，也不過是洋緞的。總覺放心不下，又想不出個緣故。

及至節下算帳，才曉得文會堂一注書帳，被他拐騙了去，後悔不迭。自此毓生也不大敢合維新人來往了，見了面都是淡淡的敷衍。自己卻還有志想創辦那個學堂，關上門做了一天的稟帖，好容易做完了，說得很為懇切，退自投入撫院，頗蒙姬撫台賞識，請他去見。毓生本是個歲貢，有候選訓導之職，當下頂冠束帶著扮起來，僱了一乘小轎，抬到儀門口下轎，沒得一人招接。毓生拿了個手本，一直闖進去，卻被把門人擋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敢往裡面直闖！」毓生道：「我叫王材，是你們大人請我來的。」把門人大模大樣的說道：「你為什麼不在官所上候傳？這時大人會著藩台大人哩，那有工夫見你？」毓生不答應，硬要往裡走，把門人那裡敢放他進去。二人正在爭論，被裡面的執帖大爺聽見了，出來吆喝，額生說明來的原故，把手本交他去回。執帖大爺眼睛望著天說道：「大人今日有公事，不見客，你請明早來罷。」毓生受了這種悶氣，不免有些動怒，只得回到店中。路上聽得那來往的人議論道：「他不過是個書店掌櫃的，有多大身份，就想去見撫台大人，果然見不到回來了。」毓生更加氣憤。到了店裡，開發轎錢，那轎夫定要雙倍。

毓生罵了他們幾句，他們就回嘴道：「你老爺是合撫台大人有來往的，用不著在俺們小人頭上算計這一點點。」說得毓生滿面羞慚，只得如數給他，卻回到屋裡，拍桌大罵道：「中國的官這般沒信實，還不如外國的道爺哩。」一個伙計嘴快，搶著說道：「掌櫃的，這話錯了。難道你認得外國的道爺哩？」毓生也覺好笑，不由的心頭火發，長篇闊論，寫上一封信，托人刻在報上，方才平了氣。隔了幾日，稟帖批下來，准其借崇福寺的房子開辦學堂。原來這崇福寺是從前先皇爺南巡駐蹕的所在，統共有整百間房子，那裡面的大和尚手面極闊，很認得些京裡的王爺貝子爺，就是在濟南城裡，也就橫行得極，沒有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的。王毓生不知就裡，找到了這個好主兒，捏了姬撫台批的這張憑據，就去與崇福寺的大和尚商量。在客堂裡坐了半天，大和尚才慢慢的踱出來，在下面太史椅上坐下。

侍者送上手巾，接連擦了幾把，然後開言，問施主貴姓，來到敝刹，莫非有什麼懺事要做麼？王流生通姓名，回稱並非為懺事而來，只因我們同志要開一個學堂，撫台大人批准了，叫借寶寺後面一席空房子，作為學舍，萬望大和尚允了，便好開學。那大和尚嘻嘻開大嘴，就如彌勒佛一般，挺著肚皮說道：「這卻萬萬不能的。敝刹經過從前老佛爺巡幸，一向不准閒人借住。況且清淨地方，如何容得俗人前來糟蹋？斷難從命。就是撫台大人親自來說，也不能答應他的。你不看見大殿上有萬歲爺的龍牌嗎？」毓生道：「大和尚放通融些，如今世界維新，貴教用不著，你不如把房子趁早借給我們，有個學堂名目，還好擋一擋。要不然，一道旨意下來，把寺院廢掉，改為學堂，那時你這寺如何保得住？豈不是悔之已遲？」幾句話倒把大和尚說動了氣，咬定牙根不允。毓生沒法，只得回店。次早有個和尚來謝，他一問就是崇福寺來的，袖子裡拿出一張二百兩銀子的銀票，說道：「俺寺裡圓通師父多多致意王施主，說寺後房子是決計不能借的，這注銀子算本寺捐送貴學堂作為賃屋使費，還求施主另想別法罷。倘然撫台定要我們寺裡的房子，他只好進京去見各位王爺想法的了。」這時毓生已經打聽著寺裡的腳力很硬，只索罷手，樂得把銀票收下。打發來人去後，就在濟南城裡到處找房子，那裡找得著？只得把這事暫且擱下。

有天毓生同了幾位朋友，踱到江南村想吃番菜，才到門口，只見一位做官的人從裡面走出來，街上突然來了一個西裝的少年，舉起手槍，對準他便放，卻被這做官的搶上一步，一手擋住那少年，正待轉身，不妨做官的後面隨從人，早過來把這少年捉住。不言街上看的人覺得突兀，且說這少年的來歷。原來這少年也是山東人，姓聶名慕政，向在武備學堂做學生，學到三年上就鬧了亂子出來。因他家道殷富，父母鐘愛，把他縱容得志氣極高，向父母要了些銀子，到上海遊學，不三不回合上了好些朋友，發了些海闊天空的議論，什麼民權、公德，鬧的煙霧騰天，人家都不敢親近他。上海地面是中國官府做不得主的，由他們亂鬧，不去理他，他們因此格外有興頭。這聶慕政年紀，望上去不過十八九歲，練習得一身好武藝，合了他的朋友彭仲翔、施效全等幾位豪傑，專心講求武事，結了個秘密社會。內中要算彭仲翔足智多謀，大家商議要想做幾樁驚天動地的事業，好待後人鑄個銅像，崇拜他們。正在密談的時節，卻好外面送來一封信，仲翔接了看時，原來是雲南同學張志同寄來的。上面只說雲南土人造反，官兵屢征不服，要想借外國的兵來平這難。仲翔看完了信心中大怒道：「我們漢種的人為何要異種人來躁確？」因此大家商議著，發了一張傳單，驚動了各處學生，鬧得落花流水，方才散局。這彭仲翔卻在背後袖手旁觀，置身事外，幸而官府也沒十分追究，總算沒事。彭、施二人在上海混得膩煩了，雖然翻譯些東文書，生意不好，也不夠使用。仲翔合效全私下定計道：「我們三人中要算慕政同學很有幾文，他為人倒也豪爽，我們何不叫他籌劃些資本，再招羅幾位青年同志到東洋去遊學呢？」效全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。」

仲翔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也要很費一番唇舌，說得他動心才好。」

二人約會定了，只待慕政回來，故意談些東洋的好處，來運動他。慕政畢竟年紀輕，血氣未定，聽了他們的話，不覺怦怦心動。一日飯後，有些困倦，因想操練操練身體，從新馬路走出，打從黃浦江邊上走了五六轉，回到昌壽裡寓中，只三點鐘時候。剛跨上樓梯，只聽得彭、施二人房裡拍手的聲音很覺熱鬧，不由的踱了進去。二人見他進來，連忙起身讓坐道：「慕兄來得很好，我們正找你哩。方才我們有個同學打東洋回來，說起那裡文明得極，人人有自由的權利，我們商量著要去走走，你意下如何？況且那裡留學生也多，有公會處，我們多結識些同志，做點大事業出來，像俄羅斯的大彼得，不是全靠遊學學成本事勃興的麼？你意下如何？」慕政聽了，連連的拍手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小弟也正有這個意思，只愁沒有同伴。二兄既有這般豪舉，小弟是一准奉陪。」仲翔皺了皺眉道：「去是一准要去的，只是我們兩手空空，那裡來的學費呢？」

慕政道：「不妨，這事全在小弟身上。昨天我家裡匯來二千銀子，原預備出洋用的，我「置備了幾件衣服，只用去五十幾兩，二兄要用多少，盡管借用便了。」仲翔道：「我打聽明白東京用度，比西洋是省得許多。雖然如此，每人一年學費，至少也得五百金。我們二人預備三年學費，也要三千銀子。聶兄是闊慣的，比我們加倍，一年至少一千。要是尊府每年能寄二千銀子，我們一准動身便了。」慕政道：「待我寄信去再寄千金來，目前已經可以暫且敷衍起來。」二人大喜，又拿他臭恭維了一泡，盡歡而散。當晚慕政便寄信到山東，不上一月，銀子匯到，彭仲翔又運動了幾位學生，都是有錢的，大家自備資斧，搭了公司船出口。一路山水極好，又值風平浪靜，大家在船沿上看看海景，不覺動了豪情。有上海帶來的白蘭地酒，慕政取出兩瓶開了，大家席地而坐，一氣飲盡。那同來的三位學生，一叫鄒宜保，一叫侯子鼈，一叫陳公是，都不上二十歲年紀。陳公是尤其激烈，喝了幾杯酒，先說道：「我們從今脫了羈束，都是彭兄所賜，只不知能長遠有這幸福不能？」仲翔道：「陳兄要說是小弟所賜，這卻不敢掠美，還是聶兄作成的，要沒有他肯資助我的盤費，也不能至此。我只可憐好些同學，在我國學堂裡面，受那總辦教習的氣也夠了，做起文課來，一句公理話也不敢說。什麼叫做官辦學堂？須要知道，觸犯了忌諱，小則沒分數，大則開除，這是言論不得自由。學習西文、算學，更是為難，一天頂一天，總要不脫空才好，譬如告了一天假，就趕不上別人，不足五十分，又要開除，這是學業不得自由。還

有學生或是要演說，或是要結個會，又有人來禁阻他，這是一切舉動不得自由。種種不得自由之處，一時也說不盡，虧他們能忍耐得住。我們到了外洋，這些野蠻的禁令，諒該少些。」公是道：「彭兄說的話何嘗不是？只據小弟愚見，那野蠻的自由，小弟倒也不肯沾染，法律自治是要的，但那言論如何禁阻得？我只不背公理便了。結會等事，乃是合群的基礎，東西國度裡面，動不動就是會，動不動就是演說，也沒得人去禁阻他，為什麼我們中國這般怕人家結會演說？」仲翔道：「這是專制國的不二法門，現在俄國何嘗不是如此？只要弄得百姓四分五裂，各不相顧，便好發出苛刻的號令來，沒一個敢反對他，殊不知人心散了，國家有點兒兵事也沒人替他出力，偌大的俄國，打不過一個日本國，前天我見報上，不是日本國又在遼東打了勝仗嗎？」公是道：「正是。我想我們既做了中國人，人家為爭我們地方上的利益打仗，我們只當沒事，倒去遊學，也覺沒臉對人，不如當兵去罷。」仲翔道：「陳兄，你這話卻迂了。現在俄日打仗的事，我們守定中立，那裡容得你插手？只好學成了，有軍國民的資格，再圖事業罷。」公是道：「我只覺一腔熱血沒處灑哩。」慕政道：「陳兄的話一些不錯，我可以表同情的。只待一朝有了機會，轟轟烈烈的做他一番，替中國人吐氣，至於大局也不能顧得。總之，我們拚著一死，做後來人的榜樣罷了。」這話說罷，五人一齊拍手跳舞，吆喝了一聲。不料聲音太響，驚動了船主，跑來看了一看，沒得話說。隨後一個中國人走來，對他們道：「你們吵的什麼？這是文明國的船上，不好這般撒野的！」慕政聽他說得可惡，不由的動怒道：「你見我們怎樣撒野！我們不過在此演說拍手。」

那人道：「演說拍手，自有地方，這是船上，不是列位的演說場。」六人沒得回答。那人又道：「列位還要到東京哩，那地方更文明，還是小心呢！」仲翔唯唯道：「我們如今知道了，方才吃多了酒，說得高興，倒驚動了諸君，以後留心便了。」

那人方才無言而去。仲翔才同他們回到房艙裡。慕政只是不服道：「好好的中國人，為什麼幫著外國人說話，倒來派我們的不是？」仲翔道：「聶兄莫怪他，他話並沒說錯，這船上本不是演說地方，這人還算懂得些道理的，你沒有看見那次洋關上的簽子手嗎？戴著奴隸帽子，穿著奴隸衣服，對著自己同類，氣昂昂的打開他行李，看了不夠，還要把他捆好的箱子開，搜出一段川綢，當是私貨，吆喝著問這是什麼？那人道：「這是我朋友托帶的。他那裡管他朋友不朋友，拿了就走，那神氣才難看哩。說起這關，原是中國的關，不過請外國人經手管管，他們仗著外國人的勢力，就這樣欺壓自己人，比這人厲害得多著哩。」慕政聽了，也不言語。

六人在船上過了一天半，已到長崎，有日本醫生上船驗看各人有無疾病。六人被檢驗過，均稱無恙。那天船卻泊下不開。

六人上岸閒遊，山水佳麗，街道潔淨，覺得勝中國十倍，大家歎賞不絕。幸未遠行，到船後已將近開輪了。及至到了橫濱，仲翔猛然想起一事道：「哎喲！我幾乎忘了！東京是不用墨西哥洋錢的。」效全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仲翔道：「不妨。我們在這裡兌了日本洋錢去。」當下六人起坡，覓個旅人宿住了。慕政開出箱子裡的洋錢來，每人拿些，同上街去兌換。鄒、侯、陳三人也取出些來，托他們代為兌換。仲翔躡出門時，卻值一個人合他撞了個滿懷，那人惶恐謝過。仲翔看他裝束雖然是西人衣服，那神氣卻像中國人，當下就用中國話問他何來？

那人果然也答中國話，說是天津人，因到美洲遊學，路過此間，上岸閒耍，到得岸邊，輪船開了，只得望洋而歎。現在資斧告乏，正想找個本國人借些川費。諸君既是同志，諒能資助些。

如今美洲是去不成的了，只要助我五十金，便可以回中國去。

仲翔楞了一楞，一句話也答應不出，還是政慕來得的爽快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幫助你，五十金不能，五十圓罷，只是足下尊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姓邱名瓊。難得吾兄慷慨解囊，亦要請教請教。我們找個館子一敘罷。」三人就同他到得一個番菜館裡，彼此細敘來蹤去跡，慕政才把洋錢交給他。那人感謝了幾句，會鈔分手而去。仲翔埋怨慕政道：「我們盤川還怕不夠，你如何合人一見面就送他這許多洋錢？」慕政道：「他也是我們同胞，流落可憐，應該資助的。」仲翔道：「這樣騙子多著哩，慕兄休得上當。」慕政也不理他，次日便搭東京火車望東京進駛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